

疫情防控“新十条”发布以后，全国各地陆续迎来感染高峰，越来越多人“阳”了，也越来越多的人“阳康”了。和之前相比，紧张的情绪在消退，人们对新冠感染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。本期，我们从投稿中摘选3篇，通过他们文字中传递的乐观和平和，去感受战疫背后的温暖和善意。2023正在招手，就让我们牵手共度，守望“阳”光。

疫中记

文/胡笑兰

2022年12月中旬，街上寂静得很，不像往日车水马龙、人潮拥挤，也找不到一个不戴口罩的人。我隐约感觉到，每一个家庭都在承受着什么。我不知道每个人心里的感受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焦虑、恐慌笼罩着每个人的心头。

12月17日，我忽然觉得嗓子痒，可并没在意。到了第二天，时有咳嗽，大腿肌肉酸痛，头发蒙。晚上，各种痛苦汹涌而至，嗓子疼如刀割，头痛欲裂，目眦尽裂。身体时觉发冷时觉发烧。我知道，和奥密克戎的正面交锋就要开始。

我把自己沉进这黑色的搏战之中。我给自己打气，更清楚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做：宅家，好好养着，是对他人负责，也是对自己负责。病毒强大，心理也要强大。我这样想着倒从容了一些，迷迷糊糊中睡了。我没吃药，也没用退烧药，发了一晚上烧，第二天早上轻松了一些，似乎好受了一些。

如果用药，会不会干扰人自身的免疫力呢？朋友圈里，人人都在贡献自己的药方。

小时候发烧，母亲给化水，真好了。那时医药不济，这种方法一直流传于民间。母亲们屡试不爽，并深信不疑。有友问，什么是化水？就是取三根筷子，插于一碗水中，一边插，一边心口念念有词，不外乎祈祷之词。如果筷子立起而不倒，则感动了神灵，孩子会得庇佑。化水，也叫“出嘿”。这一招一般都是用来给小娃娃“出嘿”，妈妈给娃“熬嘿”。我不说民间信仰的神性，但就其本身终归有精神慰藉的作用。

想起那年非典，大街上的板蓝根都被抢空了，而我一包没买。我反感这种哄抢，一是认为没必要，二是真做不出来。世间的资源都是有定数的，当你抢了许多药物，堆在家里，而那些需要药物的人求之不得，在病痛煎熬中呼号，你会因为自己的拥有而沾沾自喜、心安理得么？况且这样又给一些唯利是图之人提供机会。

第三天，我开始身软，没劲。嗓子痛好点，能够忍受；鼻子干疼，这是之前就有的；支气管不适，一直觉得有口痰卡在那里，上不上下不下的。哮喘么？医生说是的，我一直不愿意相信。之前当哮喘治，也没有明显效果。这个病况一直困扰着我。在医院开了没有吃的药，看了说明书，觉得可用。于是照说明吃了两粒，一天吃三次。

第四天，咳嗽，感觉胸腔的那口痰被咳出来了。一阵欣喜。那地方还是不舒服，这是老病灶，和这次感染没关系。这次感染的是上呼吸道，口腔上颚有刺痛感，鼻子发干，有时会疼。天擦黑，前几天的疲倦感没有再来，心想，这是不是一天天好起来的征兆呢？晚上泡了杯枸杞子罗汉果茶。罗汉果是我上次去云浮采风时买的。这可真的是罗汉果，身小，外貌太像一尊小弥勒佛。

我这人嘴硬。小时候生病时，母亲就这样说过。这里的嘴硬，不是嘴倔强，是能吃。即便病痛，也不能影响我吃饭的胃口。我煲各种汤、煮各种粥。我相信，吃能让人获取能量，有体能和病痛搏战。

我觉得，我快好了。我们一家人分两处感染了。微信的那头传来了消息，儿子和先生没吃什么药，都好了。这样的问讯这几天总在我们家之间传来传去。受同样的罪，每一个家庭都笼罩着阴霾，又相互牵挂。感同身受，这个词史无前例地契合。“阳”了，熬过七天，最后都会好起来的。挺住，就是一切。

今天是第九天，我感觉自己打败了奥密克戎。

这个冬天，真有点不同。窗外，朴树和水棉有点萎顿了。惟有紫荆开得不将就，认认真真地开，连绵不绝地开。阳光正好，走进去，它暖暖的，落在我身上。

“阳”光

文/谭圣林

抗原测试两道杠，茜茜子“阳”了。

婆婆触电一般打了个激灵，戴口罩、戴手套，把媳妇茜茜子刚用过的碗筷和茶杯，用开水消毒，一骨碌塞进消毒柜。然后抱起正在和妈妈交流吃香菇水饺鲜味的孙子，一把推进卧室，“你到房里去看动画书”。4岁的孙子见奶奶脸色像镀了铁，以为犯错，嘟嘟囔囔地挪动着脚步。

茜茜子仿佛被寒风抽了几鞭，她眼前快闪，使劲自我流调。“新十条”出来后，她的个人防护丝毫未解封，口罩升级，酒精入包，在小区和单位院子遇见陌生人，都是让行对方，偶遇个别不戴口罩或口罩戴得敷衍的，快速反方向逃似的离开。

大前天，茜茜子去银行柜台办了业务，大厅里有三五个老人取了号候着，他们都是抵抗力弱势一族，大厅里密闭如封，莫非是在那染上了；前晚，儿子睡觉几次踢翻被子，半夜起来打了几个喷嚏，估计是触发感冒开关了；早上的地铁寥寥无人，但“阳过”或明或暗就在稀稀拉拉的人流中奔波，擦肩而过的生活呼吸难免交集；昨天中午，抽空去了趟隔壁的中医院针灸科，听见一提着胸肺片子的患者一边咳嗽一边埋怨说：“医院的空气里都可以摸得到病毒。”茜茜子顿时浑身电麻，看来就是在这“中彩”的。

茜茜子肃清毒源，躲进次卧房，关门进入隔离状态，又打电话给下班路上的老公阳意子，通报病情，安排他回来做晚饭、洗衣服、带着看动漫哄睡觉。

第二天，静默在房里像坐月子的茜茜子一身酸疼，肌肉夹层仿佛掺入了沙子在搅和。早餐鸡蛋面，中晚餐肉鱼蔬菜，单独用大碗送到门口，自己取用。一张门，成了不可逾越的界线。吃过感冒药倒头就睡，直到晚上七点半，茜茜子醒来听到了客厅电视天气预报的声音，感觉到口干舌燥，隔着门连喊了几遍，居然无人回应。婆婆和老公在客厅交谈说要用艾条熏一下房子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莫非他们故意不理人，怕染病上身？

茜茜子猛地开了门，婆婆正端着榨好的橙汁给老公和孙子喝，见茜茜子“闯关”，惊异地说：就是一感冒，我可没把你当病人看，你可以随时倒水喝。别误会了。

高烧一天发汗后愈发疲惫，手机上说这是自身免疫细胞与新冠病毒在较量。正当婆婆碎碎念担忧时，一家子抗原测试都是阳性。婆婆索性推开茜茜子的房门说，大家都“阳”了，共患难渡难关吧。

一家人重新围坐圆桌一起吃饭，坐在沙发上一边聊天，一边服用那听起来像音乐家贝多芬大名的药丸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。

大约十天后，顽固的症状被彻底瓦解，再测试，全家阴性，已经“阳”光。茜茜子推开阳台玻璃窗，冬日小阳春的暖阳满屏覆盖过来，正在扫描清理街巷烟火，静待这座城市“阳”光。

不一样的“阳”

文/阿紫

12月初疫情防控“新十条”出台放开之后，药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，许多人一大包一大包地囤药。我有一点密集恐惧症，不愿去凑这份热闹。根据以往经验，感觉顶多一星期，囤药族就该消停了。

然而“阳流”来势凶猛，不到一星期，亲友圈里接二连三有人“阳”了。大侄儿一家率先沦陷，一屋子4口人外加月嫂都中了招，所幸刚满月的侄孙女无恙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通过微信全程了解了他们的抗“阳”经历。看上去身体较好的大侄子、月嫂发高烧、流鼻血、全身酸痛；刚坐完月子的大侄媳发了烧，没吃药就扛过去了，不良反应没有多强烈；大嫂和她亲家母按说身体最弱，却没有发烧……总结下来，病毒对他们家似乎很人性化，根据各人承受能力分配病痛。

“得囤点药，我们公司大部分人已经‘阳’了。”大侄子一家沦陷后不久，妻子对我发出“指示”。其时我已经有些轻微不适，嗓子略有点干痛，睡觉时感觉有点冷，我以为是看世界杯，入睡太晚受了凉。

于是去了附近最大一家药店，门口没几个人，可感冒药、退烧药都卖完了。“这个时候，哪儿都不会有卖的。”店员说。

我不太相信她能掌握周围所有药店的供货情况，果然在不远处另一家药店，我顺利买到了感冒药，还有一种我没听说过的退烧药。

药备得非常及时。当天晚上妻子就发了烧，抗原自测，我们都是阳性，而且颜色都很深。

“虽然一开始很难受，但也就不到一天时间。”第二天，妻子向亲友分享“阳过”的感受。然而很快，她再次发烧到38.3摄氏度，全身疼痛甚于之前。这回她没有吃退烧药，只吃了感冒药，硬扛了十多个小时，烧退了，疼痛也缓解了。

这回没敢贸然乐观，等了几天，病毒攻击并没再来，自测抗原，我们都转阴了。

和周围“阳友”交流心得。我的症状属于最轻量级，相当于一次轻微感冒；妻子属于中量级，受了一点苦；有一部分人属于重量级，嗓子疼得像在吞刀片，头痛如开颅……

我们不是医生，没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异。兼听则明，不要盲目乐观，也不必过于害怕。妻子94岁的奶奶和我85岁的母亲都先后过了关，这道坎对于绝大多数人，都能迈过去。



图/蔡蔡